

##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与唐人选本批评风尚的嬗变

卢燕新

**提 要** 唐人选唐诗至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无论是选本批评对象,还是选本的批评特征、对女性诗人的态度、编选家的时代感及其遴选的审美标准等,与其前人相比,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唐人选唐诗至中唐高仲武,其选本批评风尚已嬗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 高仲武 《中兴间气集》 选本批评 嬗变

唐人选本批评风尚至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无论是选本批评对象,还是选本批评的特征、对女性诗人的态度、编选家的时代感及其遴选的审美观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拟考论。

### 一 选本批评对象的变化

《中兴间气集》,唐高仲武编。其编纂时间,《四部丛刊》影印翻宋刻本《中兴间气集序》曰:“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畔涣,戎事纷纭,业文之人,述作中废”,据此推测,是集编成时间应当在唐德宗贞元四年左右(788)。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五云:“高仲武当唐中兴肃宗时编《间气集》。”序曰“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据文意,“先帝”应当指唐代宗李豫。故彭叔夏谓《中兴间气集》编于肃宗朝,误。又,序谓“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十四年己未”此与其所谓“唐兴一百七十载”基本吻合。因此,《中兴间气集》当编于唐德宗贞元初。

以唐德宗贞元初年追溯,唐人选本,初唐编纂的诗文总集,可考者三十余种;盛唐编纂的诗文总集,可考者亦三十余种;中唐编纂的广义地说总集,可考者三十余种。

《中兴间气集》以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就选本批评对象而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选诗的方式对遴选对象的批评,此可谓之内涵式批评;另一类是以序评及选本实践批评前唐选本,是可谓之外延式批评。《中兴间气集》内涵式批评及其特点,拟于下文详论。就其外延式批评而论,《中兴间气集》在其序言中谓“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

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sup>①</sup>由此可见，高仲武批评对象直指本朝选本，这在唐代选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中兴间气集》以前，家集、唱和与送别集等总集以收录诗文为主旨，编纂者基本上没有什么选学批评观。自初唐始，唐人编纂的《古今类聚诗苑》、《续诗苑英华》、《续古今诗集》、《古今诗类聚》、《古今诏集》、《丽正文苑》、《芳林要览》、《文馆词林》、《续文选》、《拟文选》等通代诗总集、文总集与诗文合集等，均将选学批评的矛头指向唐前《诗苑英华》、《文选》等诗文总集。至《中兴间气集》，高仲武总论选本，虽然亦对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作了简要回顾，但其批评重点已转向唐人选唐诗，对唐代诗歌总集编纂成就与不足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这无疑是唐人选本批评观中颇具意义的转变。

《中兴间气集》稍前，唐有吴兢、僧元鉴纂《续古今诗人秀句》2卷，《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唐音癸鉴》卷31等著录，《唐音癸鉴》注曰：“吴兢同越僧玄鉴撰，二卷，皎然訾其所选不精，多采肤浅之言，无益诗教。”皎然，生卒年不详。但其主要诗文活动在大历、贞元年间。故僧皎然以诗学理论家之敏锐目光批评本朝选本，与高仲武以选学家之批评观批评本朝选本的时间大致相当。由此可见，唐选学家与诗学理论家共同的历史使命感。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兴间气集》选学批评观转变的必要性。

《中兴间气集》以后，《唐诗类选》、《又玄集》、《拟玄集》、《才调集》等秉承高仲武对唐人选本的批评观、对本朝总集编纂思想的否定与接受，均可以看出，随着唐人编撰诗文总集数量的增多以及影响的扩大，唐人选唐诗受到唐人尤其是唐代总集编纂家关注的渐变历程。在这个渐变历程中，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乃一重要的标志。

## 二 品评诗人与初盛唐编纂家推崇标榜风尚的转变

《中兴间气集》以前，唐人选本批评注重推崇与标榜，就连备受推崇的《河岳英灵集》也不例外。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诗，其对职官品级正五品以上官员的诗什竟一首未选，这即是明显的例证。<sup>②</sup>以今可考选本论之，唐编纂家的这种个性化的批评观，实始于慧净《续诗苑英华》。<sup>③</sup>《续诗苑英华》以后，孙季良（一名翌）集撰《正声集》、芮庭章《国秀集》、元结《箠中集》等，皆为这种标榜之风的继续。至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这一风尚也有了新的变化。据《中兴间气集序》谓其纂集“略序品汇人伦”、“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等观之，虽然高仲武品评诗人受《河岳英灵集》影响，但其主观愿望所追求的是：力求兼顾遴选对象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做到编选客观精微、品评正当公允。只是由于高仲武个人才力以及中唐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原因，以致《中兴间气集》品评诗人之效果与高仲武主观追求形成一定程度的差距。如《唐诗纪事》卷七〇“郑谷”条曰：“谷不喜高仲武《间气集》，而喜殷璠《河岳英灵集》，尝有诗

① 《正声》，即孙季良《正声集》；《英阳》，即慧净《续诗苑英华》；《玉台》，即李康成《玉台后集》；《珠英》，即崔融《珠英学士集》；《丹阳》，即殷璠《丹阳集》。

② 参见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③ 参见傅璇琮、卢燕新：《〈续诗苑英华〉考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曰:‘殷璠鉴裁《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据郑谷指斥高仲武在选本批评过程中品评“未公心”,然而,换位观之,即《中兴间气集》表现出高仲武热忠选本实践、致力品评诗人诗什的特征。具体分析,其有以下两点:

第一,追求选本的内涵式批评功能。选本均具有这一批评功能,但由于编选家的主观愿望不同,选本所体现出内涵式批评的分量轻重也各有差异。初唐人选唐诗,多以唐人诗什附于前唐诗歌之后,故初唐多通代诗歌选本。至《国秀集》,虽然编选家将目光投向本朝诗什,但合选风格依然未变。这类选本,其功能有二,一是品评,二是存录。《河岳英灵集》与《篋中集》是《中兴间气集》以前两部重要的断代诗选集,但是,其旨由存录与品评并重转变为以品评为主。然而,如上文所论,殷璠与元结继承了初唐《续诗苑英华》以还的推崇标榜风尚。因此,以选学观之,殷、元仍未能摆脱初唐风尚而走向独立。

与慧净、芮挺章、元结等人不同,《中兴间气集》选二十六人诗一百四十首,其目标指向如《中兴间气集序》所谓,不“苟悦权右,取媚薄俗”而应当“殆革前弊”。据序文意,高仲武主张应当革除之弊即《英华》之“浮游”、《玉台》之“陷于淫靡”、《珠英》之“但纪朝士”、《丹阳》之“止录吴人”。可见,高仲武旨在编纂一部“兼包众善”的诗歌总集。在这种主观追求指引下,《中兴间气集》选诗,摆脱了《续诗苑英华》、《国秀集》的互相标榜的做法,更没有《篋中集》为亲朋张目的倾向。

《中兴间气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河岳英灵集》影响。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兴间气集前记〉》曰:“《中兴间气集》受《河岳英灵集》的影响是很显然的。《英灵》分两卷,《间气》也分两卷。前者选诗至天宝十二载,近乎天宝末,后者则从至德元载开始,也似乎有意按时间顺序接续。……”<sup>①</sup>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中兴间气集提要》亦谓其选诗“如《河岳英灵集》例”,由此可见,是二集之关系。然与《河岳英灵集》比较,《中兴间气集》选诗范围要宽广得多,甚至遴选女性诗什。同时,高仲武比殷璠更注重摘句论析。可见,高仲武继承并发展了殷璠以选本品评诗人诗什的编选观。

除《河岳英灵集》,据《中兴间气集》序所谓“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知高仲武对《正声集》亦十分推崇。《正声集》选诗,据刘肃《大唐新语》卷八云:“……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然,高仲武以《正声集》为最备,但没有接受孙翌的标榜风尚。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品评诗人,后人评价不高。除上文所引郑谷指责其“未公心”,宋以后亦多有病诟言辞。如清王士禛《精华录》卷五《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八云:“中兴高步属钱郎,拈得维摩一瓣香。不解雌黄高仲武,长城何意贬文房。”这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兴间气集》旨在于以选本品评诗人。对于高仲武品评诗人及其诗篇,《四库全书总目》(卷186)《〈中兴间气集〉提要》持论比较公正:“仲武持论颇矜慎……而仲武称其工于发端,则切中其失,不为苛论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刘随州集》条亦曰:“……长卿诗号‘五言长城’,大抵研炼深稳,而自有高秀之韵。其文工于造语,亦如其诗。故于盛唐、中唐之间,号为名手。但才地稍弱,是其一短。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病其‘十首以后语意略同’,可谓识微之论。”可见,高仲武作为唐代甚有眼界的选诗家之一,其论诗也并非一无是处。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兴间气集前记〉》

①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曰：“在唐代，选录能代表一定诗风的作品，选者有具有一定诗歌史发展眼光的，应当说要算是《中兴间气集》和它的前行者《河岳英灵集》了。”<sup>①</sup>由此可见，高仲武作为选诗编纂家，其品评及诗论亦具有一定的水准。高仲武以后，《极玄集》、《又玄集》、《群书丽藻》、《续本事诗》等，均表现出极高选本价值，这和初盛唐选本旨在存录诗文、重标榜的选学观是有区别的。

第二，《中兴间气集》表现出选诗评论家张扬个性的趋向。选评的个性化，是选诗家的共同特色。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极玄集》条”云：“《姚氏残语》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佑、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各有意也。’”“彼各有意也”，此正好说明唐选诗家个性特征。然而，对比《中兴间气集》与其以前选本，高氏于此尤甚。

以高仲武选诗观之，是集选诗起至德元载迄大历末年，刘长卿、戴叔伦、孟云卿、刘湾等均在选，显示高仲武遴选诗什之眼界。然而，这一时期尚健在于文坛的李白、王维，创作处于鼎盛阶段之杜甫，与刘长卿齐名之韦应物等诗人诗，《中兴间气集》皆一首未选，驰名于大历诗坛的大历十才子，高氏也只选韩翃、钱起、崔峒等数人诗而已。可见，对遴选对象的确定，《中兴间气集》体现了高仲武个性化的选诗标准。

再以品评诗人及诗什观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谓其“今观所论，如杜诵之‘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语本习径，而以为得生人始终之理。张继之‘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句太实相，而以为事理双切。颇不免逗漏末派……”较为公允的指出了其个性化的弊端。郑谷、王士禛病诟高仲武选评诗什，这也从一侧面说明高仲武选评诗什的主观化倾向。《中兴间气集序》谓其选诗旨在“兼包众善”、“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朝野通取，格律兼收”，然，以高仲武选诗实际状况观之，《中兴间气集》的甄选效果与高氏选诗主张多有相乖之处。究其因，选诗批评的个性化，致使选本及其批评偏离了既定标准。其后，《大和通选》、《宜阳集》、《才调集》等继承并发展了这种选诗观，这与宋以后的学者选本形成明显的差异。

### 三 编选女性诗什与选编观念的进步

唐人编纂诗歌总集选女性诗什，可溯至李康成《玉台后集》，然是集选女性诗主要是因为其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受《玉台新咏》之影响。其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李季兰诗六首，其评价曰：

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尝与诸贤集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姬也。

李季兰，唐代宗至德宗年间人，兴元元年（784）被所杀。观傅璇琮先生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高仲武所选李氏诸诗均能完美的再现女性内心细腻的情感变化，艺术亦很有表现力。如《登山忘阁子不至》：

<sup>①</sup>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452页。

望水试登山,山高湖又阔。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  
别后无限情,相逢一时说。

是诗描写女子思念情怀,寓“我”于景中,情景交融。诗中“望水试登山,山高湖又阔”叙事式表现等待中女子登高望远,表现其期盼中充满希望而又焦虑的情怀;“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夸张式的描写,细腻有致表现思念女子内心情感丰富持久;“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表现出思念女子的无奈与不安。其他,如《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寄校书七兄》“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泉走浪弦中起。”采用比喻、拟人、夸张,以我观物,使“月”、“雾”、“水星”、“石”、“泉”等皆著我之色彩,乃到高氏所谓“五言之佳境”。观《中兴间气集》所选者,有寄赠诗,如《寄校书十九兄》、《道意寄崔侍御》;有送别诗如《送韩揆之江西》;有日常生活感兴诗如《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登山忘阎子不至》;有艺术鉴赏评论诗如《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故以《中兴间气集》选李季兰诗观之,无论是内容还是其艺术,均与高氏论合。

再以选诗数量观之,高仲武选二十六人诗,选诗数少于李季兰者有十四人;以排序观之,高仲武置李季兰于《中兴间气集》卷下刘长卿后,其后有窦参、道人灵一、张南史、姚伦、皇甫曾、郑常、孟云卿、刘湾;故从遴选内容、数量、排序、评论等各方面分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纂李季兰诗,均表现出其对李氏诗什等某种程度的赏识肯定。

高仲武选李季兰诗,还可以从其纂集主旨管窥。高氏选《中兴间气集》动因,据其序曰:

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由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武不揆菲陋,辄罄謏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着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郅以下,非所敢隶焉。

高仲武批评“《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宣称要“殆革前弊”,今观其诗学主张及选诗,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其曰“言合典谟”、“列于风雅”、“国风雅颂”、“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故“风”与“雅”即其选诗标准。第二,其曰“上以化下”“微言虽绝”“朝野通取”,表明高仲武选诗宽阔的眼界。以选诗实际观之,其选诗范围远远超过《河岳英灵集》。第三,其曰“采察谣俗”、“格律兼收”表明其选诗艺术形式标准的丰富多样化。可见,高仲武纂集《中兴间气集》,选诗力求不“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其志在于“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从这个角度分析,其选李季兰诗,是由其诗学观与选学观决定的。

《中兴间气集》选诗受《河岳英灵集》影响,然而,高仲武选诗亦有其创新之处。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认为:“《中兴间气集》之所选与不选,反映出来的是高氏的‘风雅’观,是高氏对于时代‘中兴’本质的理解。”<sup>①</sup>因此,高仲武

① 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中兴间气集》选李季兰诗,乃唐选诗总集编纂家以既定标准剪裁诗什,表现出对女性诗什自觉的接受,此乃唐选诗家选诗观一次值得关注的突破。

#### 四 推崇中唐诗人诗什与编选家时代感的增强

唐人纂集者推崇其同时代诗人诗什,可上溯至杨恭仁、妾赵方等《宴乐》。自是集至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如上文所引,唐人所编诗文总集有三类:第一类唐文总集,有《古今诏集》、《金门待诏集》等。第二类是唱和、送别诗总集,有高正臣《高氏三宴诗集》、佚名《送贺监归乡诗集》、《大历年间浙东联唱集》等。第三类为断代选诗总集。此类总集有杨恭仁、妾赵方等编《宴乐》、崔融《珠英学士集》、芮挺章《国秀集》、殷璠《河岳英灵集》、《丹阳集》等。将三类总集相比,唐文总集注重实用价值,唐人编纂的唱和、送别集多为逢诗集录,体现不了编纂者的选学观、诗学观及其伦理观等。故唐文总集与唐人唱和、送别集的时代感与选本批评针对性较弱。而唐人编纂的断代诗总集,尤其《河岳英灵集》、《篋中集》与《中兴间气集》等,编纂者编选其同时代诗人诗什,编选家较少甚至没有地受到先于他们的选学家或诗学评论家的影响,因此,其选诗效果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

将《中兴间气集》与其以前的断代诗总集对比,杨恭仁、妾赵方等《宴乐》、孙玄成《宴乐》专选乐府诗,崔融《珠英学士集》以收录唱和诗为主,芮挺章《国秀集》以初唐至盛唐诗人诗什为编选对象,《丹阳集》、《荆杨挺秀集》以地域为编选范围,因此,这几部总集均未以编选者同期诗坛的创作特色为编纂主旨。惟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篋中集》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编选家推崇其同期诗人,编纂视野转向一个特定时期诗坛的诗歌创作面貌及其特征,是可谓唐编纂家选编心态一次较大的变化。

仔细比较,《河岳英灵集》选诗,如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所论,其选诗有着较浓的崇尚古诗之心态,在近体诗极为繁盛的盛唐,殷璠选诗似乎远离时代风尚。<sup>①</sup>元结《篋中集》选诗,如跃进《〈篋中集〉与杜甫》、邓芳博士论文《从〈篋中集〉诗人到孟郊》等所论,其具有浓厚复古倾向,故这两种总集的批评指向仅为一个特定时间段诗坛创作面貌之一端。<sup>②</sup>相比之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如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之《中兴间气集前记》所论:“……不过高仲武摘句较多,这也反映了大历时期追求雕琢的诗风。”<sup>③</sup>由此可见,至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编选家的时代感进一步加强。

高仲武选诗的这一特点,当代学者所论甚多。又如,梁德林《〈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与中唐前期的诗歌》认为“《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是:‘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耸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并认为:“《中兴间气集》不仅体现了高仲武本人对唐至德至大历年间诗坛创作的看法及对该时期诗人的评价,而且它的选录标准与中唐前期的诗歌风尚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反映了编者所处时代较为普遍的文学思想。”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亦指出:“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作为探视一个时代美学趣向的标本,顺应时代的要求,迎合大众接受的意志,全面展示出

① 参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跃进:《〈篋中集〉与杜甫》,《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邓芳:《从〈篋中集〉诗人到孟郊》,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年博士论文。

③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452页。

大历时期清雅雍容的诗风主流……”<sup>①</sup>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由唐人选唐诗所作的抽样分析探讨中唐诗坛“气骨顿衰——时代精神的变迁”、“时代的偶像——大历诗风与谢朓”等,<sup>②</sup>均可资证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强烈的时代感。

## 五 肯定诗什艺术与遴选审美观的改变

唐人编纂诗歌总集,上文所引《宴乐》、《续诗苑英华》、《古文章巧言语》、《古今诗人秀句》等,其编选诗什主要重于编选对象的艺术成就,体现了编选家艺术审美观。与此同时,初唐《古今类聚诗苑》、《续古今诗集》、《古今诗类聚》、《文馆词林》、《续文选》等,诸总集编选内容范围较广,其特点之一亦是内容艺术并重。故以编纂效果观之,初唐编纂总集,其特点是存录诗歌与再现编纂家审美情趣两种风格并存。

盛唐除《续古今诗人秀句》等少数诗歌总集,《正声集》、《玉台后集》、《国秀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等,其编纂均照顾到遴选对象的内容艺术。<sup>③</sup>中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元结《箧中集》、刘明素《丽文集》已显现重艺术而轻思想内容的端倪。至《中兴间气集》,如前所论,其仿《河岳英灵集》,然而,高仲武一反殷璠内容与艺术并重的编选观。如其品评钱起曰:“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救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靡曼,迥然独立,莫之于群。”评郑丹诗“剪刻婉密”,评李希仲诗“务为清逸”,评杜诵诗“杜君诗平调不失”等等,可见,高仲武品评诗人及其诗什,主要着眼点在于品评对象的艺术水准。

对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这一特点,除梁德林《〈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与中唐前期的诗歌》、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所论者,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曰:“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生动的标示出高氏的‘风雅’观,表现了选家心仪王维而以王维趣味为趣味所做出的美学选择……”<sup>④</sup>据此可见,肯定诗什艺术,此乃继芮挺章、殷璠内容艺术兼重的遴选思想之后选纂审美观的又一次改变。

(作者通讯地址:卢燕新 天津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责任编辑 晓 文)

① 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② 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③ 参见拙文《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④ 王志清:《从〈中兴间气集〉看盛、中唐过渡时期的王维接受》,《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